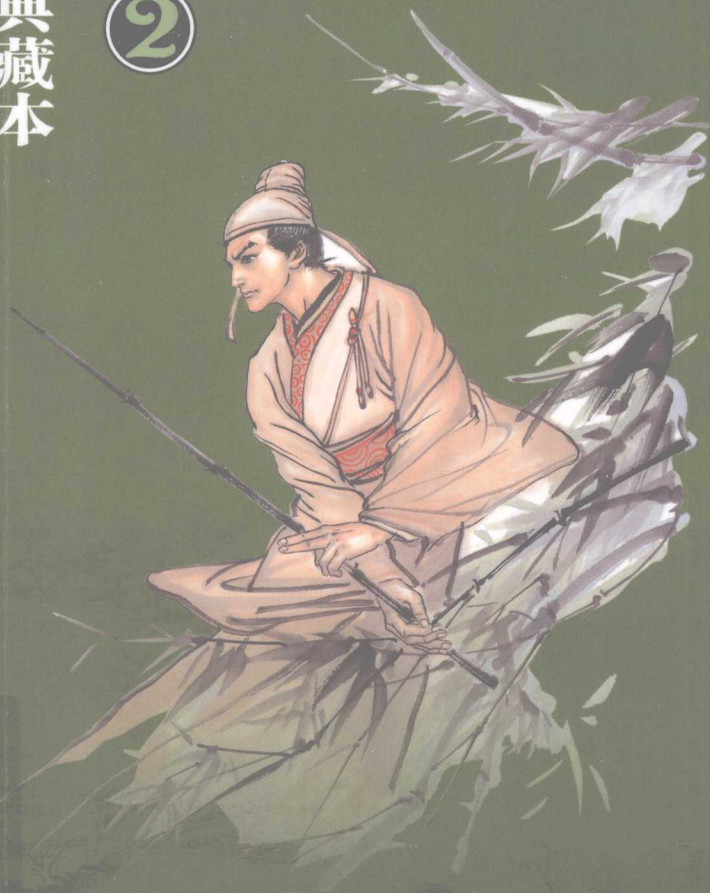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古龍
真品集

2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

湘妃劍

〔全〕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湘妃劍

【全】

古龍
真品集

②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妃剑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9.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1 - 0

I. 湘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1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8 - 5990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), 原书名为《湘妃剑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湘妃剑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肖雪晴 王 栋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9

字 数: 47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1 - 0/I · 081

定 价: 36.00 元(全一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- 第1章 乱刀分尸/001
- 第2章 剑影鞭丝/019
- 第3章 年华如梦/033
- 第4章 浪迹天涯/042
- 第5章 纯金之剑/062
- 第6章 玉骨使者/078
- 第7章 春夜风飒/089
- 第8章 抽丝剥茧/100
- 第9章 武林秘辛/112
- 第10章 奇峰迭出/127
- 第11章 侦骑四出/136
- 第12章 叶公之龙/145

- 
- 第 13 章 柳暗花明/155
第 14 章 峰回路转/166
第 15 章 姐妹情仇/176
第 16 章 其意幽幽/186
第 17 章 南湖烟雨/194
第 18 章 鸳鸯双剑/206
第 19 章 重翻旧案/216
第 20 章 连环妙计/226
第 21 章 侠踪隐现/234
第 22 章 江南塞外/242
第 23 章 往事如绘/249
第 24 章 昆仑来客/262

- 第 25 章 阴霾渐布/269
- 第 26 章 终露身手/278
- 第 27 章 名剑风流/292
- 第 28 章 强仇环伺/303
- 第 29 章 湖上风波/311
- 第 30 章 泉雄之败/321
- 第 31 章 错中之错/329
- 第 32 章 血指之盟/338
- 第 33 章 棋逢敌手/347
- 第 34 章 各怀叵测/356
- 第 35 章 雨苦风凄/364
- 第 36 章 此心难测/372

- 
- 第37章 爱之礼赞/381
第38章 少年丐者/390
第39章 穷神铁胆/399
第40章 血战峡谷/409
第41章 蛇蝎美人/416
第42章 火炼赤心/424
第43章 血战苦战/433
第44章 湘妃慧剑/442
-

●附录一：真善美重现江湖 宋德令/451

●附录二：《古龙真品集》六部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真善美出版社/454

第1章 乱刀分尸

“今日你我兄弟既然将这厮除去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要抚掌称快，你我大家将这厮乱刀分尸，一人将去一块，带给武林中的弟兄们看看，也让大家心里欢喜。”

万流归宗

暮色苍茫——

落日的余晖，将天畔映影得多彩而绚丽，无人的山道上，潇洒而挺秀的骑士，也被这秋日的晚霞，映影得更潇洒而挺秀了。

没有炊烟，因为这里并没有依着山麓而结庐的人家，大地是寂静的，甚至还有些沉重的意味。“今天该会有月亮吧——”马上的骑士落寞地挥动着马鞭，喃喃地低语着，英俊的面庞，因着太多的风尘之色，而使人看起来有一种萧索的感觉，薄薄的嘴唇，紧闭成一道两端下弯的弧线，嘴角上带着的是一些嘲弄和一些厌倦。

也许是他对世界上美丽的和丑恶的事都看得太多了吧。

于是他微眯着眼，任凭胯下的马在这无人的山道上缓缓踱着步子，马蹄敲着山路上的石子所发出的声音，混合了他腰畔的长剑敲在马鞍上的声音，形成了一种虽不悦耳，但有节奏的音乐。

远处，一阵秋鸦飞起——他微微抬了抬眼皮，眉心微皱了皱，然后仍然合起眼来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又似乎是发现了什么，只是他对他自己所想起的，或是发现的事，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而已。

暮色越来越重，入山也越来越深——

夜已经来了，大地上一片黑暗，因为出乎意料之外的，这个秋天的晚上居然没有月亮。

山道越发陡斜。狭小、弯曲而陡斜的山道，并没有使这一人一马露出丝毫迟滞，他们仍然是依着不变的速度行走着。

渐渐，深山里开始有了各种声音，秋虫的夜鸣，獐兔的奔跑，归鸦的飞翔——

突地，在这许多种声音之中，有另一种奇异的声音发出，那是像蜂群飞起时所发出的声音，但是所带起的风声，却又远比蜂群大。

马上的骑士微眯着眼睛也突地张开，像是两道电光，在黑夜深山的丛林里打了一个圈子，嘴角一扬，重重地发出一声冷笑。

也许他这声冷笑并没有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他面上的神色，却使人有一种凜然的感觉，只是深山寂寂，又有谁看得见他面上的神色——

冷笑声方自山林间消失，焦雷似的一声暴喝，却又自山林间发出，声音低沉而重浊，听起来像有根沉重的鼓槌，敲在你的心里。

马上的骑士面色微变，双目微一顾盼。蓦地百十件暗器，挟着劲荡的风声，从山林的四周击向马上的骑士。

暗器来得那么快，在喝声将住的那一刹那，已经快击在马上骑士身上，看起来，那几乎是无法躲避的，因为那是这样地突如其来，这样地猝不及防，似乎没有任何人的能力能避开这些暗器。

这一刹那，可以说是决定武林今后数十年命运的一个重大的关键，因为这马上骑士的生、死、存、亡，断然地可以影响到武林的命运。

在这种严重的关头，马上的骑士可显示出了他超凡入圣的武功。

他仍然稳如山岳般地坐在马上，脸上仍然是带着那种淡淡的嘲弄和厌倦的神色，双臂看似缓慢的抡起，奇怪的是那些挟着无比强劲风声，以无比速度击向他身上的暗器，像是突然受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吸引，在中途突然改变了方向，而投向他双臂所抡起的半圆之内。

于是，晃眼之间，飞蝗般地百十件暗器，突然又消声灭迹了，在那四马身的两侧，零乱地散布着一些残断的镖箭。

他这种惊人的手法，的确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他自己，仍然是漠然地。

缓缓地，他勒住了马缰，眼光懒散地向四周扫视着：“今天又是那一路的朋友来找我姓仇的晦气？”他冷笑着，像是对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了，漠然地说：“各位既然有种，也该出来亮亮相呀。”

语声方落，小径旁的山林里，暴发了一连串洪亮的笑声。

七剑三鞭

随着这笑声，山林里掠出十数条身影，几乎是同一动作，在这一

人一马的四侧，布下一道圈子。

“怎么今天只有这么几位——”马上的骑士嘲弄地说。四周是黑暗地，等到他从黑暗中辨出这白树林中掠出的身影是谁之后，他语气中的嘲弄，显然地减少了，接着说：“噢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原来称雄武林的‘七剑三鞭’，今日全来齐了！”

“阁下果然好眼力，贫道姓柳，承江湖朋友抬爱，也把我在‘七剑三鞭’里算上一份。”站在马首前的瘦长道人，正是川、黔一带的武林魁首，巴山剑客柳复明。

他清朗的口声，在黑夜中传出老远，日光一抬，在马上骑士的面庞上轻轻一瞥，接着说道：“贫道久仰‘仇先生’的大名，今日得睹，实在是快慰生平，尤其是‘仇先生’方才所施的那一手‘万流归宗’，确实已到了传说中‘摄金吸铁’的境界。”他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贫道有缘，能会到天下第一奇人——”

马上的骑士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仇独。”他脸上瞬即恢复了那种漠然的神色：“阁下眼光倒也不错。”他略一停顿，双目电也似地张开，瞪在巴山剑客脸上，冷然道：“七剑三鞭都是武林中光明磊落的侠士，今日却偷偷地躲在深山里向我放冷箭，可真教我对阁下们这些被武林中视为泰斗的侠士们失望得很。”

巴山剑客日光一瞬，避开了“仇独”的目光，正考虑着该如何回答，他身侧另一个更瘦长的黑衣人，肩头一晃，身形如行云流水般掠了过来，冷笑着道：“姓仇的，你也是聪明人，该也知道，对付卑鄙的人最好也用卑鄙的手段。”他尖刻地说：“不错，今天我们用的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段，可是用这种手段来对付阁下，我姓毛的还觉得太客气了呢！”

被当今武林中视为蛇蝎的“仇先生”仇独，自出道以来，无论黑白两道，见了 he 都是敬而远之，避之惟恐不暇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他的一身无可比敌的武功，养成了他刚愎自用，率性而为的性格。

在他的想法中，他所做的事，都是可以用道理来解释的，可是他却不知道，他所作所为，不但有许多是违背了天理人情，更有许多犯了武林大忌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人会认为他是正直的，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点而已。

这就是人类潜在的卑劣性格，对别人的过失，远比自己看得清楚。

许多年来，武林中人不止一次地想除去他，可是他武功太高，每次都令对方铩羽而归。

这么一来，他的性格自然也更狂傲，行事也自然更任性了。

“仇先生”的恶名，一天天传得更大，更远，有些他所做的事，即使他是完全地没有半点过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变得是他的错了。

这当然是不公平的，但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因素，除了他自己，又怪谁呢？

于是，分布在中原武林每一省的豪士，全都对他起了无比的仇视，被中原武林尊为泰山北斗的“七剑三鞭”，也经过许多次筹商，计划着除去这个武林中的“败类”。

巴山剑客柳复明，是川黔一带的武林人物，他和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本是至交，于是他便联合了宋令公，做这件事的倡导者。

原来当时武林中，最享盛名的，男女共有十人，除了“巴山剑客”柳复明和江南大侠“青萍剑”宋令公外，还有“河朔双剑”汪一鹏、汪一鸣昆仲，广西大豪，“子母双飞、左手神剑”丁衣，陕甘两省的夫妇双侠，“鸳鸯双剑”程枫、林琳。

这七人被称为“七剑”。

再加上浙江的“灵蛇”毛皋，关外大侠“七星鞭”杜仲奇，云南点苍门下的侠女——“百步飞花”林琦琤，就是“七剑三鞭”，在当时武林中，“七剑三鞭”所处的地位，所享的盛名，几乎是难以指述的。

他们十人虽然互不相识，但是在武林中的地位相等，声息自然相通，巴山剑客柳复明，和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，本着义愤，暗传飞柬通知“七剑三鞭”里的另外八人，要联手除去武林此害，其余八人自然一口答应，经过许多日子的筹划，他们在这荒僻的熊耳山里，截住了一向独行的“仇先生”仇独。

是非难判

灵蛇毛皋尖刻地说完了话，这种话自然深深地激怒了仇独，在他的想法中，他是全然正直的，“卑鄙”这名词对他太生疏了。

他仰天长笑了几声，是怒极所发出的笑，高亢的笑声，压下了秋夜深山里的各种声音。

“卑鄙？”他急突地止住笑声，凛然道：“姓毛的，你认为我姓仇的卑鄙？”

“当然！”灵蛇毛皋似乎想起了某件事，以致未能很快地说出下面的话。

巴山剑客接过了他的话，朗声道：“阁下怎地今日也畏缩了起来，

若是贫道也做了卑鄙的事，就不怕别人说我卑鄙。”

娇笑声自仇独的马后传来，仇独往后一转身，目光落在嘲笑着的百步飞花林琦琤的一双水零零的俏眼上，厌恶地一皱眉，不屑的回过头去，心里泛起另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影子。

柳复明暗地调整了一下他背后背的剑，随时准备着动手。

然后他又朗声道：“四川成都府的老武师万胜刀王天民，设场授徒数十年，一向安分守己，守正不阿，与阁下又有什么冤仇？阁下竟当着他数十弟子之面，踢了他的场子，又重重的羞辱了他一顿，使得他在风烛之年，吐血而亡，这叫不叫‘卑鄙’？”

“王老头子误人子弟，将数十百个青年的大好时光，浪费在他那套毫无用处的刀法之上，我没有亲手杀他，已经是客气的了。”仇独立刻在脑海泛起这么一种想法，但是他却不屑于将他心中的事，说给这些他认为是“欺世盗名”之辈的人听。

“浙江永嘉的镖师没羽箭赵国明，妻子不守妇道，乘赵国明走镖在外，偷人养汉，赵国明不甘受辱，自然要将那一对奸夫淫妇杀之而快，哼！”柳复明辞色渐厉，道：“可是阁下却将赵国明点住要穴，任凭那一对奸夫淫妇逃走，这种违背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行为，又叫做什么？”

“他两人真情流露，男女两情欢悦，又有谁有这权利阻挡，赵国明不知爱护自己的妻子，岂能禁止别人爱护呢？”仇独冷笑暗忖，想到那一对“奸夫淫妇”在赵国明刀下相拥低泣的状况，更断然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。

“河南开封府的神枪汪鲁平，有子忤逆，他欲正之家法，阁下又有什么权利干涉？”

“人命得之于天，老子有什么资格杀死儿子？”仇独不平地想着，终于，他不耐地叫道：“姓柳的，住嘴！”

灵蛇毛皋冷笑道：“姓仇的老羞成怒了，是不是？”他将声音放得更刺耳，道：“可是还有比这些更卑鄙的事呢？”

“河北保定府的离魂圈诸葛一平无意中得罪你，被你逼得无地容身，逃到开州县外的八公桥，埋头一忍。”灵蛇毛皋冷笑着道：“想不到你还要赶尽杀绝，到八公桥去将他大卸八块，死状惨不忍睹，我说姓仇的，你也未免太毒了吧！”

“诸葛一平鱼肉乡里，结交官府，为非作歹，此人不死，简直是毫无天理了！”

仇独自思忖至此，却听毛皋又冷笑道：“就算诸葛一平与你有仇，他的妻子与你又有何仇？你不但杀了他，还将他妻子剥得精光，吊在树上，恣意嘲弄，我说姓仇的，你简直卑鄙得像条没有人性的畜牲。”

“诸葛一平的妻子在保定引诱良家妇女，逼良成娼，这就是她的报应。”

仇独暗地将对方诉说自己的罪状，一一辩白，等到他确切地认为自己是毫无过失的时候，他的心理更泰然了。

于是他嘲弄地向灵蛇毛皋道：“就算我所做的这件事是卑鄙的，可是这还比不上你姓毛的在衡州所做的那样事之万一。”他冷笑着，用马鞭的鞭梢指着毛皋，道：“姓毛的，你若是以为你做的事神不知，鬼不觉，那你就大错了！”

“汪一鹏，汪一鸣！”他用鞭梢指着置身右侧的河朔双剑，又回过头，指向林琦琤，道：“还有你，你们都要记着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——”

情窦初开

“废话少说！”汪一鹏厉喝着，身形突然掠起，横剑斜削，带起一溜青光，刹向马上的仇独。

汪一鸣也在同一刹那里，自相反的方向，横剑而展，两道青蓝色的剑光，带着尖锐的风声，直取仇独“肩井”和“肩贞”两处大穴。

河朔双剑称雄两河，剑法上果然有很深的造诣，黑夜中认穴，居然不差毫厘，身法之快，也是迥异于一般武林中人物的。

剑光堪堪已递到仇独身上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里，仇独右掌所握的马鞭，“刷”地电也似的反卷了上去，鞭梢轻轻在汪一鹏的剑身上一搭，汪一鹏立刻觉得有一种奇异的力量，使得他的手中剑不由自主地向左下方划了下去，“呛”然一声，竟和汪一鸣的剑相击，发出一声悠长的音吟。

仇独这一出手，时间拿捏之准，临敌经验之丰，内力之深厚，这些武林中的名手，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，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微一顿首，脱口而呼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好！”

河朔双剑身形微一顿挫，脚尖一着地面，又掠了上来。

灵蛇毛皋也随手挥出他那条仗以成名的奇形长鞭，鞭身弯曲间，点向仇独前胸的“将台”。

河朔双剑剑势连绵，灵蛇毛皋鞭如灵蛇，剑光鞭影漫天而来，他

们各有亏心之事被抓在仇独手中，内心越早将仇独毁去越好。

人们的心里，大多是可怕地自私，巴山剑客柳复明，青萍剑宋令公，以公道之心传下围歼仇独的武林飞柬，他们却不知道接到武林飞柬的人，心里的打算又有几个和他们一样呢？

仇独一声清啸，右手的马鞭划起一道圈子，马鞭的后柄点向汪一鸣右掌掌缘正中的“百会”穴，鞭梢搭住灵蛇毛皋的鞭梢，向上一抖，两条软鞭“刷”地向上飞起，左手突地伸出，快如电光火石，汪一鹏手腕一紧，已被仇独刁住右腕，他疾地手腕反翻，想以“小擒拿手”挣脱仇独擒住的手。

哪知他已迟了一步，仇独左手一拉，一扭，“卡”地一声，汪一鹏的右臂便硬生生地被他扯落了下来，虚软地搭在身侧。

三个武林名手同时攻击一人，哪知不但被对方以一招化解，还乘隙反击，伤了自己一人，这种情形武林中人若非亲见，是谁也不会相信的。

百步飞花林琦琤咬了咬嘴唇，想到仇独所知道的她的丑事，脸立刻变得飞红，她年纪还轻，还不到二十岁，能在武林中享此盛名，一大半是靠了她已故世的师兄神剑手谢铿。

一年前她情窦初开，对男女间事有忍不住地好奇的渴望。

那时神剑手谢铿方去世，也就是百步飞花林琦琤刚刚扬名江湖的时候，林琦琤少女无知，又被盛名冲昏了头，很干了几件见不得人的坏事，“仇先生”浪迹天涯，无意之中，也很撞上了几件。

她本来对仇独没有丝毫恶感，甚至有些被仇独的那种奇特的风度所迷醉。

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白家的利益远超出了一切，玉腕翻处，一条银光灿然的亮银练子鞭光华缠绕，击向马上的仇独。

最怪的是那匹马非但没有因着这鞭剑的光华而被惊吓，而且居然还会随着刀剑的来势，替自身和仇独选一个最优良的地势，来躲避这些中原武林顶尖儿的高手同时所发出的袭击。

这二人招式一出，端的是不同凡响，仇独鼻孔里冷冷一哼，暗忖：“七剑三鞭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右手马鞭涌起如山，左掌或抓、或削，白漫天鞭影里巧妙地发招，应付这些高手，居然绰绰有余。

汪一鹏右臂被折，面色苍白地站到一旁，七星鞭杜仲奇掠到他身侧，探手一摸，不禁暗暗皱眉，口里却安慰地说道：“汪兄别心急，这伤大约不妨事的。”其实他知道汪一鹏这条右臂算是废了。

“七剑三鞭”中以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阅历最丰，城府最深，行事也最慎重，此刻他见汪氏昆仲，百步飞花等人这种打法，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难道这几人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——”

一触即发

“无论如何，这仇独却也绝不能容他留在世上，今日若不除去此人，只怕此后武林中永无宁日了。”青萍剑反复思索，断然地替自己下了个决定：“就算今日我们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法，只要能为武林中除此大害，也是值得的。”

于是他向巴山剑客微一颌首。

巴山剑客柳复明袍袖一展，灵巧地将背后长剑撤到身前，随着身形的流动，发出一声悠长的清啸。

就是这啸声开始到结束的这刹那间，鸳鸯双剑、七星鞭杜仲奇、子母双飞丁衣以及青萍剑宋令公都以极快的速度撤出兵刃。

而正在动着手的灵蛇毛皋、汪一鸣、林琦琤，却突地停顿了攻势。

除了右臂被折的河朔双剑中的汪一鹏外，九件寒光灿灿的兵刃，被握在几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手里，在仍端坐马上的仇独身侧两尺之内，紧密地结成一道圈子。

这种被围攻的滋味，在仇独来说，是经历得太多了，本来他已经可以不再有任何奇异的感觉。

然而，此时的仇独，脑海中突然泛起“死”的意念来。

“就算是死，我也是值得的了。”那美丽而圣洁的少女身影，又自他心底升起：“我已经得到了我一生中最渴望的东西——”

他的思潮被青萍剑宋令公冷峻的语音打断。

“仇先生！”江南大侠自持身份，嘴中绝不肯吐出半个脏字来，他仍然客气地说道：“今日兄弟们在此荒山里邀截阁下的意思，就是兄弟们不说，阁下谅也知道得清楚得很。”

仇独又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宋令公没有停顿地说下去：“久闻阁下武功盖世，而且行事也痛快得很，那么在下也不必多说废话。”他略一挥动掌中的剑，立刻带起一道寒芒。

然后他接着说：“老实说，今日阁下若不能胜得兄弟们手中的十件兵器，阁下也不必奢望再能出山了。”

仇独冷然听着他的话，心中反而平静得很，面上也丝毫没有露出任何表情。



他这种冷静的态度，倒使宋令公感到有些意外，略为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正如阁下所说，今日我等所为，确实有欠光明，但是聪明如阁下，想必能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吧。”

仇独清越地仰天一阵长笑，冷然道：“阁下话说得倒的确客气得很，只是用这种斯文的话来对我说，完全是对牛弹琴。”他语气中嘲弄的意味，使得宋令公面上微微一红。

“我姓仇的自已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阁下也不必费心来解释，要动手，各位只管请上。”他讥讽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莫说只有十个人，就算再多上几倍，我姓仇的也见识过。”

他极快地将马鞭交到左手，右手抽出鞍边挂着的长剑，在他自己的剑光接触到他的眼帘的时候，千百种思潮，飞快地自他脑海中升起：

“一件事的幸与不幸，的确不是事先可以料想得到的，命运，的确是人们最难捉摸的东西，我若没有遇到她，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丝毫危险，就算我抵敌不住十个人，要一走了之，也是最简单不过的，可是——”

他努力地禁止着自己再往这一面想下去：“到底，我已得到了我真正所要的，那么，‘死’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他幸福地换了另一种想法：“若是我没有遇到她，活着又有什么意味？”

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他突然想起这句话里的涵义，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，暗忖：“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句话呀，古人所说的‘道’，其中该是包括了许多种意义吧。”

第一次，他感觉到生命虽然重要，可是世上还有许多种东西，远比生命更可贵，得到了这些东西，纵然其代价是以生命来交换，在他此时说来，也认为是值得了。

他的沉默和他的笑容，使得环伺在他身侧的武林高手们都觉得有些诧异。

“难道他自己认为他稳操胜算吗？”他们都有这种想法。只有灵蛇毛皋在心里冷笑：“我知道你笑的是什么，你心里高兴你能得到了许多是不是，哼——”他脸上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：“我让你临死的时候，叫你还要受到比‘死’更大的痛苦。”

灵蛇诡异

夜更深了，深山里有片刻静寂，但每一个人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 . 009 .

场暴风雨的前奏而已。

“各位还不快动手招呼他？”站在圈外的汪一鹏突然发出了一声厉呼，他右臂被折，痛入心脾，对仇独自然更是恨入切骨。

仇独冷笑着，道：“正是，再不动手，天就要亮了，被过路的看到堂堂‘七剑三鞭’竟然围殴，日后传说出去，怕也不好听呢。”

随着说话，他猛地升起一个念头：“今日我若被此十人杀死，江湖中连知道的人都不会有一个。”转念又忖道：“唉！我独往独来，结仇又多，就是有人知道，又有谁会来为我复仇？”

一念至此，他微微觉得有些心酸。

人们在这种时候，最容易想起最亲近的人，他暗地思量：“只有她，可惜她仅仅是个弱女子而已，就算她知道，又能如何？”突然想起“她”，今后也是只剩下一个人了，求生之念，猛又升起：“我不能死，我还要照顾她！”抬眼望到围列在他四周的剑影鞭光，心头一冷：“可是我——”

此刻已不再有时间容他思虑了。

像是-阵突来的骤雨，九件兵刃一齐发动，又像是暴雨中的闪电，齐都击向桌上的仇独。

他只得收了一切杂念，几乎是出于本能地，一声清啸，右剑左鞭，倏然而舞。

霎时间寂静的山谷突然骚动了，小径两旁的林木，被这些内家高手兵刃上所带起的风声，扫得簌簌作响，林叶片片飞落。

仇独以无比曼妙的招式以及雄浑的内家真力应付着这九件兵刃，因为他坐在马上，身形不便动转，招式上自然大大地打了个折扣。

可是他仍然不下马，他胯下的坐骑虽然灵异，此刻也不免不安地骚动着，这么一来，他应付得更是显得勉强。

巴山剑客剑光如虹，剑剑不离仇独的要害，若然不是仇独剑上所发出的那一种“摄金吸铁”的力量，他怕不早在仇独身上刺了几个透明窟窿。

只是巴山剑客心中不免奇怪：“这仇独为何要在马上动手，这样岂非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身法？”这感觉几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，除了毛皋。

“居然她不负我所望，完成我的使命，仇独呀仇独，你武功再高，今日也怕难逃公道了。”“灵蛇”毛皋得意地暗忖着。

他掌中的长鞭，传自五台，与关外的七星鞭杜仲奇，被称为鞭法